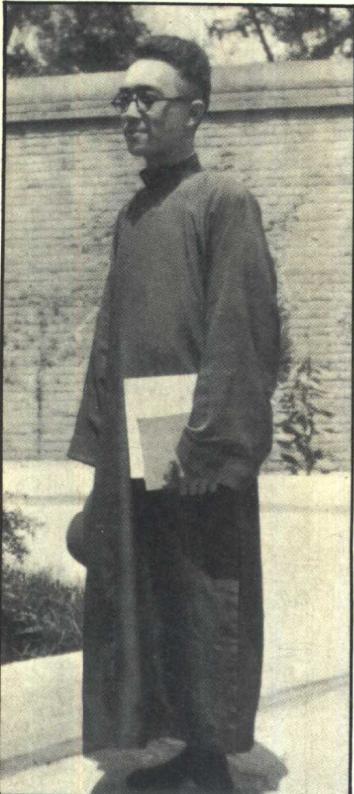


胡適·胡適·擦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 111



「千秋評論」第1期、第11期、第16期、第22期、第26期、第27期、第28期、第32期、第34期、第36期、第38期、第39期、第40期、第43期、(下冊)、第44期、第45期、第46期、第47期、第48期、第49期、第50期、第51期、第52期、第53期、第54期、第55期、第56期、第57期、第58期、第59期、第60期、第61期、第62期、第63期、第64期、第65期、第66期、第67期、第68期、第69期、第71期、第74期，均被查禁，特此公告。

胡適·胡適·擦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III)

著作人 李 敖等 台北郵箱26-735號

發行人 李 敦等 台北郵箱26-735號

台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董事長 蘇榮泉

督印組 黃金重 校訂組 廖賜珠 編輯組 呂佳真

資訊組 丁 立 美術組 李 文 發行組 蘇世芳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代理發行
經 銷** 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5段372巷27弄69之1號4樓

電話7234132 FAX7292795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 (文責由各著作人自負；版權為各著作人自有。)

**台灣境外
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LEE A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P.O.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英文版由Lynn A.Miles負責；日文版由陳平景負責。)

版 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

定 價 特價新台幣320元

ISBN 957-510-024-7

胡適·胡適·擦

封面說明

右——法國大儒伏爾泰。

左上——晚年的胡適。

左下——中年的胡適。

殘山剩水我獨行

李敖來台四十周年紀念演講會實況

四十年目睹怪現狀

假若您錯過了，您要再等40年嗎？

(錄影帶2卷1000元·錄音帶2卷250元)

四百年來，台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盪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李敖在這個島上，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應邀演講，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裏，呱呱大叫一番。

出版社／文星書店

《劃撥帳號》0798807-8蘇榮泉

《購書專線》7080001 · 7042044

《購書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白宮大廈〉

《傳真電話》7023411

「胡適・胡適・擦」目錄

一 李 敦：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
音答辭

二 李 敦：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
音演講

三 溫源寧：胡適之

四 朱文長：胡適之先生

五 梁漱溟：略談胡適之

六 石原皋：胡適的生活和娛樂

七 石原皋：胡適的藏書和書齋

八 石原皋：胡適是什麼樣的學者？

九 葉公超：深夜懷友

- 一 蔣廷黻：我看胡適之先生
二 黎東方：適之先生二三事
三 蔣復璁：追憶胡適之先生
三 毛子水：胡適之先生哀詞
四 梁實秋：「但恨不見替人！」
五 李 敖：蔣介石與胡適秘件之一
六 李 敖：蔣介石與胡適秘件之二
七 葉沛豐：馬寅初先生在重慶大學
八 陳存仁：我所認識的章太炎
九 任啓聖：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蘇州講
三 汪榮祖：德國的再統一與新世局
三 黃 迴：民主潮與獨裁風
- 學始末

三 居浩然：科學與民主

三 李聲庭：論意見表示自由與民主法

治

四 何永佶：天下安排匹夫有份

五 軒轅轍：從一貫道「起飛」談起

六 李 敖：梁漱溟和他的「憶往談舊

錄」

毛 李 敖：「李敖自傳與回憶續集」自

序

七 張國燾：我的回憶

八 龔德柏：全世界都震動了

九 程思遠：白崇禧傳

一 趙廣慶：軍統局局本部的日常規章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目 錄 四

制度

三 黃彤光：我所經歷的蔣特三個集中營的內幕

三 黃 煁：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所秘密監獄

三 王根僧：楊虎城將軍被捕經過

三 劫 餘：胡縣長

三 劫 餘：尋找女人

毛 呂佳真：我死，你也別想活！

三 李 敖：駁斥台中市長林柏榕

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答辭

李 敖

主席、各位貴賓：

五十多年前，到中國來過的英國文學家蕭伯納曾有一段話說，每在別人捧我的時候，我就扭捏不安，因為別人捧得不夠。今天，貴會把這麼高的榮譽、這麼珍貴的獎頒給我，少不了要捧我一番，我怕別人捧得不夠，本來要親自到美國來，站在台上，自己捧自己的，可惜我跟台灣國民黨政府糾纏得無法分身，不能親自出馬了，只好請我的好朋友代為出席、代為領獎、代為捧我一番。不過，所謂好朋友，其實就是知道你底牌最多的朋友，照蘇聯的列寧說法，一個不可靠的朋友，就是一個敵人。所以一旦好朋友不可靠了，你的底牌就會被掀開。

基於這種考慮，這種安全考慮，今天代我出席領獎的這位，是經過千挑百選的，絕對可靠。如果演出失常，說了捧得不夠的話，你們各位不要信他，等下次再給我獎的時候，我再親自出馬，重新追捧我自己一次。

近三十年前，當我在台大歷史系畢業，去做預備軍官的時候，我分發在陸軍第十七師，十七師師長曾有一個叫尹俊的，後來做了國民黨警備司令，我近二十年前被抓去軍法審判初判十年，就正是他做司令的時候。尹俊將軍做十七師師長，有一次在台上講話，喊口號時說溜了嘴，把口號「總統是我們的家長」喊錯了，喊成了「我們是總統的家長」，他喊錯了，自己卻沒發覺，可是他身後的政工頭子——政治部主任卻一個箭步衝向前，提醒他錯在那裏。尹俊將軍當時嚇得臉色大變，趕忙更正說：「錯了，不算。現在再喊一次：——總統是我們的家長！」

英國哲學家羅素一生致力世界和平，晚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抗議說：你們該給我的是諾貝爾和平獎，你們給錯了。今天，我比擬不倫的借用這個故事，目的在提醒各位，你們把全美華人協會的最佳成就獎給了李敖，是不是給錯了？我李敖到今天為止，實在沒有什麼使我自己滿意的成就，我今年五十五歲，大概可活八十五歲，未來的三十年中，我也許有一點像樣的成就給大家看，希望三十年後，你們把最佳成就獎再頒發給我，今天這次呢，就正

Announcing forthcoming N.A.C.A. programs

November 10, 1990 (Saturday)

9:30 a.m. to 4:00 p.m. at M.I.T. Room 10-250

China in Perspective: A Symposium

with speaker:

Ezra Vogel: Dilli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studied China's recent reform and author of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so well-known for his blockbuster, Japan As Number One, all-time best seller in Japan by any western author.

Peter Geitner: Director of Ford Foundation's Asia Program; lived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and had worked closely with China'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lter A. Rosenblith: Institute Professor Emeritus and former Provost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urrently involved wit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with China.
Zhi Zhong-jun 赵中均: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y,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Thomas Lee 李天和: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d established many joint-ventures between the General Electric and China since 1979, and was in China recently with a delegation to discuss major policy issues with China's leader.

Each speaker will give a 25-minute presentation. The symposium will then break for lunch and resume in the afternoon for a question-and-answer until about 4 pm.

November 10, 1990 (Saturday) 6:30-9:00 p.m.

at the Golden Place Restaurant(会宾楼), Tyler Street, Chinatown

National Convention Banquet and presentation of NACA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to Mr. Li Ao 季敖, Dr. Chang-lin Tien 田长霖, and Dr. Thomas Lee
李天和. All are invited. Come and meet friends from afar. \$30 per person, reservation with payment before October 31; make check payable to NACA and mail to NACA, P.O. Box 178, Newton MA 02159, or call Y.K. Pan 332-8340 (home) or Chris Poon at 617-783-6513 (office).

November 11, 1990 (Sunday) 2:00-5:00 p.m.

Locatio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哈佛燕京图书馆) 2 Divinity Road, Cambridge, MA 02138

Exhibition of Li Ao's Work - NACA will show a 20-minute tape of a talk given by Li Ao 季敖 from 2:00-2:20, which will be followed by a Chinese film:

The Birth of New China.开国大典

The film is directed by Li Quankuan 季前宽, Xiao Guiyun 茅桂云 and produced by Chang Chun Film Studio 长春电影制片厂。

Li Ao is the renowned writer and critic from Taiwan.

纽约时报说李敖：“受人欢迎的年青作家”，“以写讽刺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

圣路易斯时报说李敖：“中国传通的著名批评家”。

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

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夹才勇具来的流气”。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Li Ao's Writing: 617-332-8340

全美华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颁奖李敖。

如尹俊將軍所說：「錯了，不算。」這樣一來，我可以媲美得過兩次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而得到兩次最佳成就獎。那時候，你們各位先錯後對，我個人名至實歸，那樣才皆大歡喜。——各位朋友，我感謝你們，我們就三十年後再見吧！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演講

李 敦

主席、各位貴賓：

有一位作家，他一輩子寫了九十幾本書，他沒有集團、沒有家世、沒有關係、沒有金錢，就憑一個人、一支筆，揭發人間的黑暗、拆穿人們的偽善，大家恨他，把他關在牢裏，但他出獄後，依然故我，照寫不誤，打遍天下無敵手，使人人都吃不消他。這人是誰？各位一想，一定脫口而出，說：「是李敖！」

錯了，這人不是李敖，這是十八世紀法國的作家服爾泰。雖然他的遭遇和李敖很像，其實比李敖幸運得多。服爾泰生在十七世紀的末年，他一生八十三年，主要活躍在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的服爾泰。

十八世紀的人雖然愚昧，可是他們有一個優點，就是尊重知識、尊重優秀的知識分子。所以，當服爾泰寫文章得罪了當權的人，當權的人派打手打他的時候，打手一邊打，當權的人在旁邊一邊喊：「不要打他的頭，他的頭可以製造出好作品出來！」要打他的身體。可是，二十世紀的國民黨卻不這樣，他們把李敖關在牢裏，專門打他的頭。但國民黨不知道，李敖的好作品，不是用頭寫的，是用心寫的，國民黨打錯了地方。所以，我雖然兩次入獄、十四個月被軟禁、六年兩個月坐牢、九十六本書被查禁，但是，直到今天，在頭痛之中，我還是很開心。尤其開心的是，我雖然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被忽略、被抹殺、被鬥臭、被「好像沒這個類似的」，但在海外，卻得到你們全美華人協會的肯定，雖然你們沒支援我一塊錢，但卻給了我無價之寶的正義支援，雖然這種正義來得好像遲了一點。

剛才提到法國作家服爾泰另一個比李敖幸運的地方，是他第二次坐牢時候，當權者跟他說，如果你同意離開法國，我們就不關你了，讓你離開監獄，服爾泰同意了，所以他被放逐，去了英國。這種放逐，在中國固有文化中，叫做「流刑」，是古代五刑之一，是強迫一個人流亡在外面。可是，國民黨口口聲聲復興中華文化，卻不肯復興這種「流刑」文化，它把所有反對它的人都扣押在身邊，這也叫「留刑」，不過是「去留」的留、留下來的留，而不是讓你流亡在外的流。正因為國民黨趕不上兩三千年前古人的寬大、也趕不上兩三百年前法國人的

寬大，所以，李敖一直被留在台灣，不能像服爾泰那樣驅逐到英國。因此我說，服爾泰比李敖幸運得多。

服爾泰另一個比李敖幸運的地方，是他發財比李敖早。他三十五歲就被允許回到法國來，正好趕上政府發行類似台灣政府發行「刮刮樂」的獎券，他發現政府估算錯誤，就抓住機會，成立了一個搜購小組，搜購了大部分的獎券，結果變成了大富翁。而我李敖呢？卻從來不相信國民黨政府，包括它發行的獎券在內。

服爾泰還有一個比李敖幸運的地方，是他在六十歲時候，在法國、瑞士的交界地方，買了許多房產，狡兔三窟，使他自己離法國最近，可是法國政府卻抓不到他。他又蓋了一座教堂，旁邊為自己蓋了一座墳，這墳一半蓋在教堂裏面，一半蓋在教堂外面，這樣一來，死後有天堂，他就可以鑽進去；死後下地獄，他就可以逃出來。他這樣把生前死後的事，都安排得萬無一失以後，便動用他大量的財產，印製他寫的反動文章，朝法國倒灌、朝法國偷運，弄得法國政府吃不消他，可是再也抓不到他。這樣子糾纏了二十多年，最後法國皇帝路易十五死了，改朝換代，法國同意他回國了，有人勸他回國，他說，法國大概有四萬捆木柴在等著把我燒死；但勸他的人說，沒關係，你會有八萬個讀者來救火呀！於是，他回國了，風風光光、衣錦榮歸的回國了。在海關，海關人員攔住他的馬車，問他有沒有夾帶私貨。八十三